

古龙文集

058

大地飞鹰

①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古龙文集 058

大地飞鹰

下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古龙文集 058

大地飞鹰

①

古龙（1938~1985），原名熊耀华，出生于香港，幼时暂居汉口，后经香港赴台。

古龙的小说创造性地将戏剧、推理、诗歌等元素带入传统武侠，又将自己独特的人生哲学融入其中，阐述其对中国社会的独特洞见，将武侠小说引入了经典文学的殿堂；

作为当代华语文坛罕有的大师，古龙的作品是真正深入街头巷尾的文学经典，小李飞刀、陆小凤、楚留香等众多形象，早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重要角色；

一句“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”，流传之广，几乎成为中国人最常见的口头禅，对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；

古龙一生，人如其文，像他笔下的众多主人公一样，放浪形骸，挥金如土，嗜酒如命，风流倜傥；在其充满灿烂传奇的一生的尽头，在医生下达严禁饮酒的告诫之后，豪饮三天三夜，大醉归西。

一代大侠，江湖文豪，古龙的作品和人生，都在演绎他永恒的主题：勇气、侠义、爱与宽容。



古龙文集

江湖名篇

古龙文集050	《七星龙王》
古龙文集051	《碧血洗银枪》
古龙文集052	《绝不低头》
古龙文集053	《猎鹰·赌局》
古龙文集054~055	《血鹦鹉》
古龙文集056	《英雄无泪》
古龙文集057~058	《大地飞鹰》
古龙文集059	《彩环曲》
古龙文集060~061	《护花铃》
古龙文集062	《游侠录》
古龙文集063	《苍穹神剑》
古龙文集064	《月异星邪》
古龙文集065~066	《飘香剑雨》
古龙文集067~069	《剑毒梅香》
古龙文集070~071	《剑客行》
古龙文集072	《失魂引》

策 划：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版 权：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：读客邵飞 读客李子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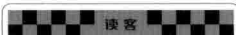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：郭端飞

特约编辑：读客王丹丹 读客盛亮

封面插画：读客邵飞 读客蔡宁杰 读客杨諧

网 址：www.dookbook.com

投稿邮箱：dookchina@163.com



此图形为读客注册商标，仿冒必究。



知识小说文库
138

读小说·学知识



读客® 知识小说文库

读小说，学知识

目 录

- 第二十二章 儿须成名·酒须醉 /1
- 第二十三章 找的不是你 /13
- 第二十四章 有了你的孩子 /26
- 第二十五章 有子万事足 /38
- 第二十六章 神鱼 /51
- 第二十七章 为什么不回去 /64
- 第二十八章 斗智 /76
- 第二十九章 交易 /87
- 第三十章 试剑 /100
- 第三十一章 剑痴情绝 /113
- 第三十二章 风暴 /125
- 第三十三章 八角街上的奇案 /138
- 第三十四章 蜡人 /151
- 第三十五章 不是你的儿子 /163

第三十六章	该下地狱的时候 /176
第三十七章	制造陷阱 /189
第三十八章	全面行动 /201
第三十九章	第二步行动 /214
第四十章	木屋里的秘密 /227
第四十一章	致命的伤口 /239
第四十二章	神秘的通道 /249
第四十三章	宝藏 /259
第四十四章	看死人 /268
第四十五章	尾声 /277



第二十二章

儿须成名·酒须醉

“难道不是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阳光说，“我本来还以为是你。”

小方更吃惊。

他自己当然知道这两个人绝不是死在他的手里的。

阳光又问：“不是你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如果不是你，也不是我，究竟是谁呢？”

这问题就不是他们所能答复的了。

死人的脸色已发黑，看来好像是中了毒——是谁下的毒？什么时候下的毒？为什么要毒死他们？是不是为了帮小方和阳光解除这一次危机？这队伍里怎么会有他们的帮手？

这些问题，当然也不是他们所能答复的。

小方和阳光正在惊异，路旁的黑石后已出现了四五十个人。

四五十个带着箭的人。

各式各样的人，有汉人、有藏人、有苗人，带着各式各样的箭，有长

弓大箭，有机簧硬弩，还有苗人猎兽用的吹箭。

谁也没法子一眼就能将这些箭的种类分辨出来，但是无论谁都可以看得出每种箭都能致人死命！

这里是山路最险的一环。如果有人一声令下，乱箭齐发，纵然是卜鹰那样的绝顶高手，也很难闯得过去。

小方的心往下沉。

他看得出这一点，这一次他和阳光的机会实在不大。

四山沉寂，黑石无声，箭无声，人也无声。他们好像也在等，等什么？

这问题的答案小方很快就知道了。

——他们是在等花不拉。

小方已经看见了花不拉。

花不拉高踞在最高的一块岩石上，用那双充满讥诮的眼睛冷冷地看着他们——就像是一只猫看着爪下的鼠。

他也知道这次他们是绝对逃不了的。

小方苦笑。

他从未想到花不拉也是吕三属下的人。班察巴那做事一向精密谨慎，怎么会在还没有查出这个人的身份时，就把他们送到他的队伍去？

花不拉忽然开口：“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“没有了。”

“那么你们就不如乖乖地跟我回家去吧。”

“回家？”小方忍不住问，“回谁的家？”

“当然是你们自己的家。”

花不拉得意地笑：“现在你们总算知道，出外寸步难，还是回家的好。”

小方更惊讶。

他根本听不懂花不拉在说什么，他们现在根本已经沒有家。

小方不懂，阳光也不懂。两个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，只有保持沉默。

有时沉默就是默认，就是答应，所以花不拉笑得很愉快。

“我知道你们一定不会不听话的，只不过我这人做事一向特别小心，对你们有一点不太放心。”

花不拉故意想了想，才接着道：“如果你们肯先用绳子把自己的手脚绑起来，打上三个死结，那我就放心了。”

他又强调：“一定要打死结。我的眼睛特别好，你们瞒不过我的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小方故意问。

花不拉忽然沉下脸：“如果我数到三你们还不动手，我就只好把你们的死尸送回去了。”

花不拉真的立刻就开始在数。

他虽然板着脸，眼里却充满了那种残酷而讥诮的笑容。

小方看得出他并不是真的想要他们自己动手，更不是真的想把他好好地送走。

他这么样说，只不过是会对某一个人作某种交代而已。

其实他心里真正希望的是看着乱箭齐发、血肉横飞，看着一根根各式各样的弩箭打进他们的面目血肉骨节里，再把他们的死尸送回去。

他数得很慢，因为他知道他们绝不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绑起来的。

“一、二……”

只听到“二”字，便已听到“咯”的一声响，已经有一排弩箭射了出来。

一排连环弩，三支箭同时发出，打的竟不是阳光和小方。

“丁”的一声，三支箭同时打在对面的岩石上，火星四溅。

一个人忽然从半空中落下，跌在山路上，头颅被摔得粉碎，却没有发出惨呼声，因为他跌下来之前就已经死了。

惨呼声是在跌下之后发出来的，是别人发出的。

岩石上忽然闪过了一道雪亮的剑光。

剑光飞动如闪电，惨呼声连绵不绝，埋伏在岩石上的箭手一个接着一个倒下。

阳光失声而呼：“班察巴那！”

来救他们的当然是班察巴那，除了班察巴那还有谁？

花不拉脸色惨变，小方已如飞鹰般扑了上去，花不拉大喝一声，用巨斧的大手，抽出一条沉重的铁鞭，挟带劲风挥下。

小方只得暂时后退闪避，花不拉掌中铁鞭连环飞舞，不但占尽地利，也抢了先机。

岩石上的箭手还没有死光，还有弩箭射出，阳光好像中了一箭。

小方第四次往上扑时，花不拉手里飞舞的铁鞭忽然垂下，就像条死蛇般垂下。

花不拉的脸忽然扭曲，发亮的眼睛忽然变成死灰色，也像是条毒蛇忽然被人斩断了七寸。

他垂下头，看着自己的胸膛，死灰色的眼睛里充满恐惧惊讶。

小方也在看着他的胸膛，眼中同样充满惊讶，因为他的胸膛里竟忽然有样东西穿了出来。

一样发亮的东西，一截发亮的剑尖。

一柄剑从他背后刺入，前胸穿出，一剑穿透了他的心脏。

剑尖还在滴血时就已抽出。

花不拉倒下。

一个人站在花不拉身后，手里提着一柄剑，一柄刚才在片刻间刺杀数十箭手的剑，也就是一剑穿透花不拉心脏的剑。

这个人竟不是班察巴那！他手里提着剑，竟赫然是小方的魔眼！

这个人是谁？

除了班察巴那外，还有谁会来救小方和阳光？

他手里怎么会有小方的魔眼？

卜鹰？

是不是卜鹰终于出现了？

还没有看清这个人的脸时，小方的确这么样想过。这想法使他激动得全身都在颤抖。

可惜他又想错了。

这个人既不是班察巴那，也不是卜鹰，而是个他从未想到会来救他们的人。

这个人赫然竟是赵群。那个规规矩矩老老实实，连付出二十五两银子时，一双手都会紧张得发抖的人。

现在他的手却比磐石还稳定。

他的手里握着剑，握着的是小方的魔眼。

魔眼闪动着神秘而妖异的寒光，他的眼睛里也在闪着光。

现在他已经不再是那个规矩老实的人了，他身上散发出的杀气甚至比魔眼的剑气更可怕。

“你究竟是谁？”小方问。

“是个杀人的人，也是个救人的人。”

赵群道：“杀的是别人，救的是你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来救我？”

“因为他们要杀的并不是你。”赵群道，“因为你本来就不该死的。”

小方又问：“他们要杀的是谁？”

“是我。”

赵群的回答令人不能不惊讶：“他们本来要杀的人就是我。”

小方怔住。

他还有很多问题想问，但是赵群已转过身。

“你跟我来。”

他说：“我带你喝酒去，我知道附近有个地方的酒很不错。”

小方虽然也觉得很需要喝一杯：“但是现在好像还不到应该喝酒的时

候。”

“现在已经到时候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有话要问我，我也有话要说。”

赵群道：“但是我有很多话，都要等到喝了酒之后才能说得出口。”

转过前面的山坳，谷地里有个小小的山村，山民淳朴温厚。可是他们用麦秆酿的酒喝到嘴里时却像是一团烈火。

他们喝酒的地方并不是牧童可以遥指的杏花村，只不过是贫苦的樵户人家而已，如果有过路的旅人来买酒喝，他们的孩子在过年时就可以穿上一条新棉裤了。

主人用一双生满老茧的手捧出个瓦罐，用小方听不懂的语言对赵群说了些话，就带着妻儿走了，将三间小小的石屋留给他们的贵客。

小方忍不住问：“刚才，他在说些什么？”

“他说这种酒叫‘斧头’，只有男子汉才能喝。”

赵群微笑道：“他说他看得出我们是男子汉，所以才拿这种酒给我们喝。”

他带着笑问小方：“你明白他的意思了么？”

小方明白：“他这么说，大概是希望我们付钱时也是个男子汉。”

屋子的四壁都是用石块砌成的。一个很大很大的石头火炉上烧着一锅兔肉，一大块木柴正烧得“噼啪”作响，屋子里充满了肉香和松香。

女人不在这间屋子里。

阳光中了箭，中箭的地方是在男人不能看见的地方。

赵胡氏带她到后面一间小屋里，用男人喝的烈酒替她洗涤伤口，疼得她全身都被冷汗湿透。但是她并没有漏掉外面那间屋里的男人们说的每一句话。

三碗“斧头”下肚，酒意已冲上头顶。

先开口的是小方，他问赵群：“你说他们本来要杀的是你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知道他们是谁？”

“有些是吕三的人。”

赵群立刻回答：“花不拉也收了吕三的银子，所以今天一早就去报信，带了吕三的人来。”

“来杀你？”小方问，“为什么要来救我？”

赵群回答得非常轻松，无论谁喝了这种酒之后说话都不会再有顾忌。

“因为我本来也是他的人，而且是他非常信任的一个人。”

赵群道：“但是我却带着他最宠爱的一个女人私奔了。”

小方终于渐渐明白。

“那个女人”，自然就是赵胡氏。她本来就是少见的尤物，小方随时都可以想象得出很多吕三为什么舍不得放她走的理由来。

赵群肯不顾一切冒险带她私奔，理由也同样充分。小方相信有很多男人都会为她这么做的。

何况他们本来就比较相配，至少比她跟吕三相配得多。

这一点小方可以原谅他们。

赵群看着他，眼中却有歉意：“我本来并不想连累你们的。”

他说得很诚恳：“但是我知道吕三已经买通花不拉，已经怀疑我们很可能混在这个商队里。”

“所以你就故意将那只金手塞进我们的包袱里，让花不拉怀疑我们？”

赵群道：“可是我并不是想害你。”

“不是？”

“我这么做，只不过想转移他们的目标，让他们集中力量对付你们。”

赵群道：“这样我才有比较好的机会出手。”

这一点小方也不能不承认，赵群这种做法的确很聪明。

赵群又解释：“从一开始我就不想让你们受害，所以我们才会替你杀了钱通和钱明。”

“钱通？钱明？”

小方问：“他们就是今天下午跟我们同车的那对父子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赵群又道：“他们都是三宝堂属下的人。父子两人都精通暗器，而且是毒药暗器，所以，我们也用同样的方法对付他们。”

“同样的方法？”

小方问：“下毒？”

“以牙还牙，以毒攻毒。”

赵群说道：“就因为他们是这种人，所以苏苏才出手。”

“苏苏”当然就是赵胡氏。小方从未想到下毒的竟是她。

能够让两个精于毒药暗器的老江湖，在不知不觉间中毒而死，那绝不是件容易事。

“她是什么时候下的毒？”

小方又问：“用的是什么法子？”

“就是在中午我们跟他们换车的时候。”

赵群道：“我们也分了一点路菜给他们，看着他们吃了下去。”

他微笑：“我们所准备的路菜有很多种。”

毒就在路菜里。钱通父子在中午时就已吃了有毒的路菜，直到黄昏前毒性才发作。

“她早已算好了他们一定要等到入山之后才出手，所以也早就算好毒性发作的时刻。”

小方忍不住轻轻叹息道：“她算得真准。”

“在这方面，她的确可以算是高手。”

赵群的声音里充满骄傲：“其实无论在哪一方面，她都可以算是高手。”

他为他的女人感到骄傲，她也是个值得别人为她骄傲的女人。

可是一个男人有了这么样一个女人，是不是真的幸福？

小方希望他们能得到幸福。

这世界上悲惨的事已够多了。何况他们都是很善良的人，在这种情况下仍不愿别人受到伤害。

小方很想问他们，知不知道他是谁。

他没有问。

他的魔眼就悬挂在赵群的腰畔，他也没有问赵群是从哪里得来的。

他甚至连看都没有去看一眼。

多年前他得到这柄剑时，他也像其他那些学剑的少年一样，将这柄剑看得比初恋的情人更珍贵，甚至还想在剑柄上刻字为铭：

“剑在人人在，剑亡人亡。”

可是现在他的心情已变了。他已经渐渐发现，生命中还有许许多多更重要的事，远比一柄剑更值得珍惜。

他已不再是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少年，也已不再有“相逢先问有仇无”的豪情。

他只希望能找到卜鹰，只希望能做一个恩怨了了、问心无愧的平凡人。

他的鬓边虽然还没有白发，可是心境已微迫中年了。

赵群的眼中已有酒意，却还是一直眼光灼灼地盯着小方：“我知道你本来的名字一定不是苗昌，就好像你一定也知道我本来绝不叫赵群。”

他说：“可是我一直没有问你是谁。”

“我也没有问。”

小方淡淡地说：“我们天涯沦落，萍水相逢，到明日就要各分东西，彼此又何必知道得太多。”

“这是不是你心里也有很多不愿别人知道的隐痛和秘密？”

小方拒绝回答这问题。

赵群忽然叹了口气：“其实我也知道你说得不错，有些事还是不知道的好。”

他叹息着道：“只可惜我已隐约有一点知道了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他们在那山道上对你突击，逼着要你回家去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想到他们是找错人了。”

赵群问：“你为什么不对他们说？”

他替小方回答了这问题：“你不说，只因为你也是他们要找的人。”

小方沉默。

杯中仍有酒，赵群喝干了杯中酒，慢慢地放下酒杯，忽然拔剑。

剑光森寒，那一只魔眼仿佛不停地在眨动，仿佛已认出了它的旧主人。

赵群轻抚剑锋。

“你也练剑？”

他凝视着掌中剑：“你应该看得出这是柄好剑。”

“是好剑。”

“不但是好剑，而且是名剑。”

赵群道，“它的名字叫魔眼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这柄剑本来不是我的，五天前还不是。”

赵群忽然又抬头，盯着小方：“你为什么不问我，这柄剑是怎么得来的？”

小方就问：“这柄剑是怎么得来的？”

“是从一个死人身上得来的。”

赵群道：“那个死人就是剑的旧主，姓方，是吕三的死敌。我也是吕三派去围捕他的那些人里的其中之一。”

他慢慢地接着道：“那时我已跟苏苏商议好，乘那次行动的机会，脱离吕三。所以我就带走了这柄剑。”

小方静静地听着，完全没有反应，这件事好像跟他全无关系。

赵群却还是盯着他，一双本来已有血丝的醉眼仿佛忽然变得很清醒，忽然问小方：“你想不想要我把这柄剑还给你？”

“还给我？”

小方反问：“为什么要还给我？”

“因为我知道这柄剑的旧主人小方还没有死。”赵群道，“跌死在危崖下的那个人并不是小方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因为那个人的手上并没有练过剑的痕迹。”